

劉以鬯 主編

香港短篇小說 百年精華

下



◎ 劉以鬯 主編

香港短篇小說 百年精華

下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策劃編輯 蔡嘉蘋

責任編輯 俞笛

封面設計 彭若東

書名 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 (下)

主編 劉以鬯

出版 三聯書店 (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一〇六五號一三〇四室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字樓

SUP PUBLISHING LOGISTICS (HK) LTD.

3/F., 36 Ting Lai Road, Tai Po, N.T., Hong Kong

印刷 深圳市德信美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區八卦三路五二三棟二樓

版次 二〇〇六年九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特十六開 (152 × 228mm) 四四四面

國際書號 ISBN-13: 978 · 962 · 04 · 2576 · 9

ISBN-10: 962 · 04 · 2576 · 6

© 2006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目錄

爛賭二 李輝英 1

吾老吾幼 金依 20

一萬元 陶然 43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西西 53

翅膀 蓬草 71

買樓記 白洛 77

終站：香港 鍾玲 92

么哥的婚事 葉妮娜 96

暈倒在水池旁邊的一個印第安人 吳煦斌 113

索驥 辛其氏 130

兩夫婦和房子 羅貴祥 155

驅魔 施叔青 165

人棋 劉錦城

185

關於一場與晚飯同時進行的電視直播足球比賽，以及這比

賽引起的一場不很可笑的爭吵，以及這爭吵的可笑結局 顏純鉤

213

險過剃頭 林蔭

224

望海 陳寶珍

228

扇子事件 王璞

245

細節 鍾玲玲

256

父親 伍淑賢

263

漂泊 陳少華

274

在碑石和名字之間 董啟章

280

胡馬依北風 草雪

306

嘔吐 黃碧雲

309

與天使同住 關麗珊

330

一件命案 東瑞

345

第一篇日記	陳德錦	357
男花旦相親	海辛	361
輸水管森林	韓麗珠	364
重複的城市	黃勁輝	374
第二生命的開始	甘豐穗	383
父親遺下的創傷	許榮輝	386
好鞋子	鍾菊芳	394
咒	謝曉虹	401
迷路	陳慧	408
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	潘國靈	414

爛賭二

李輝英

一

去年的天氣邪性，冬天了，簡直像初夏。說邪性，其實是反常。可你也想不到，聖誕節剛過，一股寒流侵襲上來，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午夜時分，氣溫突然降低到攝氏八度半。好傢伙，這才真像是嘗到了冬天的滋味。冷風砭骨，真夠勁兒。多少人猝不及防，就當真吃了大虧。

吃了大虧，人們的嘴裡可就更要嚷着天氣邪性了。有的人竟至冷僵，那才是出人意的奇事呢。爛賭二就是其中的一個。

論年紀，爛賭二不過三十七，按普通的陽壽，他未必不可以活到七老八十的。人生的旅途，他還未走完一半，你說，可惜不可惜。死有重於泰山，也有輕於鴻毛的，就這一點說，爛賭二的死去，決不比鴻毛為重；假如就朋友的立場加以論斷，把三十七歲的生命結束在攝氏八度半的寒夜裡，爛賭二又未必不是求

到了解脫。一個再也不知上進，卻只知一味墮落的人，他已不能對社會有所貢獻了，有之不過是給社會上添出更多的累贅，難道還有誰願意對他一灑同情的熱淚？

是的，我應該承認，爛賭二是我的朋友，因為在他離棄人世的前一年，我們是同事，並且還是同室而居的一對，比起一般人，我知道爛賭二的多一些，雖然卻又知道的並不如何的深刻。而在他死前的那個十月裡，我確也勸他一些好話，但卻一點沒有用。輪到我動筆給他寫這篇文章時，我但覺內心受到了嚴苛的責罰：那就是我為甚麼不能狠狠的拉他一把，把他從死亡線上拉回來？難道，我只是想用這篇文章的寫作，贖取我的過失麼？……

我知道，人們對於爛賭二生前的批評，大抵分成了不同的兩面。一面的人說，爛賭二本來是好人，可惜嗜賭成性，不知改悔，最後的結局，恐怕是賭上了一條命完事。連我也持有這種的說法。不同的是，別人還只是背地批評，我卻當着爛賭二的面，聲色俱厲的指責過他。我自己對於爛賭二老實做了些與人為善的工作，只可惜，沒有收到效果。一面的人說，這樣的人，早死早利落乾淨，免得再活受罪。真的，他不再受罪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午夜，我們這兒一條僻巷裡，在某個樓梯口冰涼的水門汀地上，僵臥着一具三十七歲男子的屍身，他的名字叫朱有貴，是從他那口袋中搜出來的身份證上證明了他的身份的，口袋

裡的全部財產——一個斗零。路倒，一段有關路倒的新聞，第二天刊佈在一份日銷六萬份的日報上。爛賭二果然賭上了他的一條命。

二

事情須得追溯到五年前。

五年前的一个寒夜，無巧不成書，讓我掐指一算，卻又正好是十二月的二十七，聖誕節剛剛過了兩天，天夠冷了——攝氏十一度。照理這不能算冷，只怨自己穿的衣服單薄。你也更明白：為甚麼人家會說「身上無衣怨天寒」。如果穿夠了衣裳，攝氏三度又算得甚麼！快十點鐘了，我們的木屋區小皮鞋作坊裡，雖然冷風颼颼，就好像在電燈通亮，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其實這是加班，再有一個鐘就收工了。我拿着鎚子、鋤頭、敲敲打打整治鞋底，忽然一個中等身材的男人，在門口邊站下了。我最先看見的是一雙張大了嘴的破皮鞋，由下向上，我這才看清了來人，他的頭髮像一堆亂草，臉上髒髒的，就像兩三天都未過水。瑟縮不前顯出了為難的樣子。不用多說我就猜到了，他以為我是補修佬，特意找我修好他那雙張嘴皮鞋的，他為難是因為袋子空空，不好意思張嘴。

我看看他，點點頭，算是打過了招呼。

「修鞋麼？」對於一個窮困的漢子，給他一點禮貌的溫暖很必要。我還想，我雖不會補鞋，只要他說明來意，我一定給他整治一下。

但他卻少氣無力的搖搖頭，兩臂抱在胸前抱得更緊，不這樣就像不能抗拒襲入心窩的冷風。

「我是想問問，……問問你先生這邊，……用，用不用個學徒？……」

他想當學徒？我不信我的耳朵，因為，他頂少也有三十三四的年紀，如何收得這麼大歲數的學徒？我放下手裡的工作，拍拍圍裙上的碎皮子，站起來，請他再說明一下來意。

他很靦腆，也更躊躇，後來終於還是吞吞吐吐的說了。意思是只要給他兩頓飯吃，有個地方存身，做甚麼工作都行，倒並不限定當學徒，他已經餓了整兩天，不巧天氣又冷，好一好就會變成路倒的。

同情之心人皆有之，我自然也不例外。我馬上從廚房裡搜出了剩菜剩飯，倒進一個大碗，捧給他，當我回身去拿筷子時，他早已用污黑的手指挖飯開始狼吞虎嚥了。但他還是接過了筷子，並且吃出來很大的響聲。

飽漢不知餓漢餓，當飢餓纏到你的身上，命運給你以坎坷的折磨時，憑你是位好漢，只怕也顧不得禮貌和臉面了。等這漢子呼嚕呼嚕的吃光大碗的飯菜，人的眼光顯然加添了神采。

「先生，」他的言語似乎也增加了力量，「謝謝你。可以挺到明天了。」

「明天過去呢？」我加上輕輕的一句。

「誰知道怎麼挨，所以我想給你當學徒。不是吹牛，我的一雙手可巧着呢。」

他把話頭又拉到原題目上。我一面好好的打量他，一面收回了碗筷，誠懇的說道：

「我不是老闆，不能做主，不過，你先等一等，等我們老闆回來我對他說說看，他十一點鐘就差不多，單只為了一天的兩頓飯，那總簡單。」

我搬了一個矮凳給他，他坐了，我也坐了。我繼續未完的工作，敲敲打打，兩手一直的不停。他卻精心精意的看着我，兩眼追逐我雙手的動作，看個不歇。

「抽枝煙麼？」我做了一陣停下手，銜上一枝煙。

「那敢正太好了。」他接過我給他的一枝，手顫顫的送到嘴裡。

「還沒請問貴姓呢。」煙都抽着了，我問。

「我粗心，原該告訴你的。我——我姓朱。叫——叫朱有貴，今年三十二了，渾身上下只剩一個斗零。」

三

以後的事情不用細說，朱有貴留在我們的作坊裡了，一邊做零活，一邊當學徒，本本份份的。他說的話一點都不假，他的一雙手很巧。

第二年的夏末秋初，前前後後打了幾場風，帶給木屋區嚴重的損害，風風雨雨，真怕人。結果是打風不成三日雨，卻又給受過制水苦的市民帶來了歡笑。山區的小屋，由於山澗流水洶湧奔放，朱有貴的擔水工作，取得了不少方便。苦旱的時候，澗水只剩涓滴，要用半點鐘的時間，還怕接不滿一桶水。這一來，人們扭轉了對於打風的印象，並不像先時那麼恐懼了。

可就在人們不注意中，居然打了一次「勢烈之風」，風捲着雨，雨拌着風，毀掉了我們的小作坊，總算幸運，雖然房倒屋塌，最後又為瀉下的山泥所淹沒，人卻都在極度驚恐中揀回來自己的性命。完了，完了，甚麼都完了，老闊避不見面，我跟朱有貴可不想後事。

「兄弟，」我心如刀絞的咬緊牙關說：「跟我走，看看還有沒有辦法？」

朱有貴呆滯得不見光采的眼球向我翻翻，然後一聲不響的跟我走了。我把他領到一個私立學校去，有個親戚在那邊教書。打大風，學校放了假，至少也可以睡教室安安身的。

十分鐘後，我們進入市區，穿行在騎樓底下，雖說有遮有擋的，風風雨雨就像水銀瀉地似的，一直淋得你渾身濕，活像隻落湯雞。忽然之間，朱有貴坐在樓梯口不走了，臉上一條水一道淚的哭道：

「我那褲袋裡還有八十元錢呢，這回，埋在山泥下，都完了，又變成窮光蛋了。……」

他坐着的屁股下，攤上了一攤水，腿腳滴下兩道水，水順着水門汀的人行道直流，流入街上的雨水裡。朱有貴說他又變成了窮光蛋，我明白內中的涵義，那是就他只剩一個斗零找我找到工作說的，好不容易八九個月存下了八十元，哪料得到又為風雨所奪？

「窮光蛋的日子，怎麼過？」他收了哭聲，卻又毅然地站起來，驀的表示出毫不屈服的態度。

「走，找你的朋友去！反正天無絕人之路！」

「這就對了。」我安慰他，繼續前行。騎樓下充塞了行人，街上橫躺豎臥着一些殘破的招牌、板片和泥沙，活像遭了一場浩劫。「去年你只剩下一個斗零的時候，不是也闖過去了麼？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我從來都是樂觀的。你這種不屈服的態度的才夠勁兒！」

親戚任教的學校，風雨破扉而入，兩三個人正和風雨苦鬥，哪裡鬥得過！我和朱有貴的出現，無異增加了生力軍，三下五除二的一陣忙，居然把兩扇木板擋好窗口，擋住了暴風和暴雨，也緩過來原本苦鬥的人們一口氣。問題不太嚴重了，親戚招呼着我們，其餘兩個離了現場。

「好多謝你們幫手，」親戚把濕透的背心脫下來，擰了一把，然後擦擦臉。「我們三個人，簡直就擋不上那兩塊板。坐，坐，屋裡的水由它，我先不忙着打掃了。想不到，這回的風打得這麼兇！受害的人一定不少。你們那木屋作坊該沒有問題吧？」

正好問到了題目上，我就此據實告訴了他。

「作坊全毀了？」親戚驚訝的問，似乎還有些不信服的樣子。

「毀了，又為瀉下的山泥埋了。」我說。

「那怎麼辦？」

「所以，我才找你，先找個可以安身的地方，然後再想辦法。」

「沒有問題，」親戚爽快的說道，「四五間教室，晚間上宿，誰也管不到。住一年住二年一個樣，保證不收租。放心罷。走，我替你們找兩件衣服換換。」

四

就這樣，我跟朱有貴都找到了下宿的地方，先解決了住的問題。後來，我們都在校內當了工友。

在私立學校當工友，待遇不算好，但朱有貴卻比在作坊時賺的多。他相當滿意，人也勤奮。到年底他已積有二百多元的存款了。朱有貴假如這樣下去，五年之後賺下一筆老婆本，也並不困難。哪裡還用得到我今天來給他寫這篇文章？哪裡會輕易送上一條三十七歲的性命？

事情壞就壞在這年過老年，他請了假，跟一個新結識的朋友去了澳門，一連住了三整天。三天之中他學會了各項賭博的投注，從那裡引發了新的興趣。一百元的賭本，經他這次的經營，居然贏了三百多，除去三天的化銷，還剩下三十多元，他回來後津津樂道，還請我吃了一餐飯。一賭之後，他彷彿成為內中的老手了，一再勸說我也該找個機會過去試試。

「真好玩，」他已然說得眉飛色舞了，「三下兩下的就贏進了四張青蟹。」

我不但不好賭，且極力反對賭博，輸了太冤枉，贏了是不義之財，不該取巧，也不該投機。正是因為這種原故，所以我對朱有貴津津樂道的樣子，寧願潑潑冷水，卻不表示苟同的意見。

「你，你贏了，對麼？」我裝出冷淡的樣子問。

「那還有假，看，多容易！」

「可你看見輸錢的人麼？」這回，我表明了自己帶有不滿的態度。「三下兩下的也許他們就輸了三四十張青蟹呢。」

「那——那——那是講輸講贏麼，」朱有貴歉然的說着，仍不忘衛護自己的見解。「你不相信麼？試一試就知道了。滿有趣的。」

「不怕你惱我，」我忍無可忍，幾乎跳起腳來。「老朱，只要你好上這一道，不要說三五年存不下老婆本，就是五十年也難免兩手空空。你聽誰說過，憑賭博賭贏了家產物業？可賭輸得無面再見江東父老縱身跳樓的新聞，你總該看見過吧？以後，你還是少賭為是。」

也許我的樣子太過嚴肅了，再不然就是朱有貴還有些懼怕我，所以，他僅只用眼角瞅瞅我，說出來極勉強的敷衍話：

「也許，你說的話有道理，我——我以後，對，我以後少賭為是。別生氣，老林，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後一句，打動了我的深心。慚愧，哪裡說得上救命恩人，頂多不過是當他只剩下一個斗零的時候安置他個地方罷了，與恩人何關？

「言重了，我可愧不敢當。方才我對你的勸說，也許動了肝火，不過我可沒有惡意。」我加上一句解釋緩和氣氛。

「算了，老朋友，誰也不許再說了。」

事情就此過去了。夜裡睡不着，我頗以為自己對於朱有貴說重了而有些後悔，朋友只是朋友，留些兒

分寸還是應該的。朱有貴卻似乎睡得很香甜，打出沉重的鼾聲。屋子又小又低，門窗關得嚴嚴的，那鼾聲就更顯得沉重，我心理上直認為他是用來對我勸說的抗議呢，當然這想法很滑稽，不足為憑的。

假如他當真不以我的勸說為然，我自然也沒有辦法，不過我可以肯定，當他碰了幾個釘子之後，或是遭到了幾次失敗之後，未必沒有敗子回頭的一日，眼前的勸說，只是空洞的理論，說服力很小，實際的挫敗，那才是鐵證如山，是最現實的教訓。

自然，也還有一個可能存在，朱有貴今後再也不臨賭場一步，他那新興趣在哈哈一笑之後，消褪得無影無蹤。他像從前那樣表示出毫不屈服的態度，死了那條心，這就好了。

朱有貴是個聽話的人，而且又是個善良的人，他受過苦，深知人生的艱難，一時的興趣，未必變成了賭仔。我太過慮了。我為甚麼不往好的那方面想？……

想不到燈節時發生的一件事情，使我在對於朱有貴的想法上又有了新的考慮。

五

燈節適逢星期六，朱有貴對我說，他下午要過九龍去吃喜酒，兼帶打牌，須得早些去，所以他求我照